

泰顺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浙江省泰顺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41169105

泰顺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泰顺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编者的话

《泰顺文史资料》1986年印行首辑之后，由于诸种原因，二辑至今迟迟方出。其间，社会各界人士多有关心询问，尤使编者深愧未能尽职，于此谨向读者致以歉意！

本辑所登《追忆〈分疆录〉纂辑者林鸷先生》一文的作者蔡析法先生，不幸已于年初去世。蔡先生生前热心文史，惠稿多篇，而今人去文存，黯然读之，尤为感念！

发生在解放初期的土匪劫币大案，曾震动浙闽两省，时人忆及，犹觉惊心动魄。徐振权、夏绮进等同志组织查阅大量档案，采访众多当事人，写成《五十亿巨款被劫案始末》一文，史事翔实，脉络分明，尤可廓清许多传闻之误，值得一读。

翁叔和先生为本县军界前辈知名人士，他一生久历疆场，转战南北，可表业绩定当不少。只因翁先生已于1976年去世，本县知情者又甚少，辑中所发文章，仅据其本人所撰之简历整理而成，阙漏之处无法弥补，诚为憾事。编者慨念及此，更觉征集文史资料呼曰“抢救”，确为切中肯綮。

本县文史征集工作起步晚，进度慢，各方面史料均急待搜集挖掘，故殷切期望各界人士多多惠稿。

本辑由徐志炎老先生协助编辑，并得到陈恒、范子平、高启佑、夏碎香、翁少平、张黎华诸位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匆促，水平所限，辑中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界读者指正是幸！

1989年12月10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五十亿巨款被劫案始末	徐振权 夏绮进 (1)
泰顺教育历史的转折点	汪茂秩 (15)
泰顺战时政治工作队	陈 恒 (20)
缅怀抗日烈士王维亮先生	苏秉恭 (27)
追忆《分疆录》纂辑者林鹗先生	蔡祈法 (30)
一轮圆月耀天心	徐奇迅 (34)
高文藻先生生平简介	徐志炎 (37)
翁叔和将军生平简述	翁云崖 (43)
高仲伦先生生平简介	徐志炎 (46)
悼念外祖父张福履	吴敏敏 (49)
林鹗先生与“忍庐”图书馆	林益 林尔华 (52)
翁怪先生与莒江大坝	夏元骅 (54)
泰顺杏林人物志略	苏如林等 (58)
清水港两岸的三角斗争	夏绮进 夏元亦 (67)

温师在泰顺·····	汪茂秩 (80)
洲边“私盐”市场见闻·····	范子平 (82)
泰顺古文化史溯源·····	高启新 (86)
古道沧桑·····	施明达 (89)
泰顺民俗拾趣·····	二 水 (95)
补白 泰顺县党史资料 (14) (33)	

五十亿巨款被劫案始末

徐振权 夏绮进

浙闽边区，山高路险，林木森森，四野苍莽。1949年5月浙南全境解放后，国民党让一些残兵败将解甲为民，在山区潜伏了下来。之后，蒋介石当局又委派特务杜谋平潜入浙闽边区，纠合这里的反动势力，猖狂反共。他们妄图凭借这里复杂的地理环境，闯出一块地盘，作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跳板。

1950年8月，杜谋平股匪在福鼎花亭抢劫了我人民政府50亿人民币，并利用这笔巨款添置武器，扩大队伍，收买人心，将浙闽边区弄成一片乌烟瘴气。

花亭遭劫事件，震动浙闽两省，是建国初期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起特大抢劫案件。浙闽两省的武装队伍，特别是泰顺大队、县公安局及各级党政干部，根据上级的部署，与所谓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浙边区挺进师”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斗争，歼灭了这股土匪，基本上挽回了损失，有力地

配合了全国镇压反革命斗争，使国民党妄图利用残匪反攻大陆的梦想彻底破灭。

一、案发经过

浙南全境解放后，杜谋平带着台湾当局的使命，从福州潜入泰顺山区，与隐伏在泰顺打家劫舍的土匪吴宗论、林宗远、方志彬等接上关系，收罗了一群乌合之众，开始从事他的罪恶活动。

“有枪就是草头王”。杜谋平首先为吴匪的虾兵蟹将弄来一些枪杆子，又派匪徒抢劫了我乡政府枪支，拉成了一支队伍，四出骚扰。

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福安中心支行将50亿人民币调拨给福鼎县支行。这笔款由9个民夫分9担挑运，每担重100余斤，由福鼎县统调员张辉、运输公司干部许景生及福鼎县公安队共8人负责押运。7月31日，在福安部队的护送下，从福安出发，于8月1日上午9时到达柘荣县城，福安护送部队即返回福安。8月2日，柘荣县大队又指派8人继续护送，向福鼎方向行进。

这时，杜谋平股匪正在泰顺县茂竹园村尖岭下召开秘密会议，将他们的番号定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浙边区挺

进军”，杜谋平自封为总指挥长，吴宗论为副指挥长，并讨论派出4人去台湾训练的经费如何解决的问题。会间，蜈蚣垌村土匪密探谢庆新来报信，说有13担布匹向福鼎方向挑运，路经金沙溪。这股土匪马上动身，由谢庆新引路，赶到金沙溪附近的底坑村，并派王成周、谢庆新等3人于8月2日潜入金沙溪探听消息。午夜后，3人回报说不是布匹而是9担钞票，匪徒们欣喜若狂。他们吃罢饭，在匪首杜谋平的指挥下，兵分三处埋伏在距金沙溪5华里的花亭路旁。

花亭地形险要，道路通过一个隘口，呈现“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这里是我运款队伍的必经之路，而我方却丝毫没有发觉此地正隐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8月3日清晨，花亭峡谷云雾迷蒙，我运款队伍步步靠近。走在前而的是柘荣县大队的8名新战士；中间是9位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福鼎县公安队的6名队员和运输公司干部许景生、统调员张辉在后而压阵。队伍刚走过小亭子，埋伏在道路两旁的土匪突然向运送队伍开枪射击。在前面的3名柘荣县大队战士当场牺牲，班长陶郑春被打伤，民夫在惊慌中弃担逃离。我方战士一边还击，一边转移巨款。但由于敌暗我明，地势又对我方非常不利，且9担人民币太笨重无法马上转移，所以这50亿巨款全部被劫。

二、追查巨款

由于交通不便，巨款7点钟在花亭遭劫，福鼎县委10点半才得到消息。他们立即组织力量追剿，并向地委、专署汇报。福鼎县大队和正规军一八九团警卫连分别于11时半、12时半出发；县委、县府、公安局、银行等单位也抽调干部配合行动。根据县委部署，部队兵分数路，迅速追查巨款。泰顺、柘荣、寿宁、福安等县的武装部队接到通知后立即配合行动。

但是土匪相当狡猾，他们将劫去的9担人民币分成16担由16人轻装挑运，向泰顺方向逃窜。8月3日当晚，福鼎县公安局和县大队干部在乍洋查到了3个为土匪挑运赃款的挑工，但没有查到土匪的去向。因为土匪每经一站，即换掉挑工，这些挑工只知道自己挑的一站。

8月4日，一股土匪22人向泰顺仕阳严山方向逃窜，被我仕阳乡农会主任发现。福鼎县大队一中队迅速赶去，正规军警卫连也马上向这边汇拢，但土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发现参加劫币的土匪正是这22人，他们抢劫巨款后，用重金收买和强力威逼的手段，要过路的挑茶民夫日夜兼程将巨款转移到泰顺王家垌村山上的坟坪里。吃罢晚饭

后，发现福鼎县委的武装部队赶来追剿，他们恐慌万分，等不及吴宗论匪到来，即在坟坪分赃。除报信者、挑工偿金及途中损失的两亿元外，剩下4.8亿元吴宗论、林宗远两股匪各分一半。林宗远股携2.4亿逃到仕阳乡严山村，各匪分去1亿元，其余赃款隐藏。匪徒分散休息10天。吴宗论股24亿元搬入王家垌山上的碗窑洞。吴宗论当夜赶到后，马上分赃，然后分散携款隐藏。

8月5日，福鼎县的追剿部队与泰顺县泰南区中队在泰顺仕阳会合，制定追剿计划。一方面积极追剿土匪，一方面等候上级指示。6日晚，福安专署康专员来电指示：密切与泰顺县的武装部队配合，并抽调熟悉泰顺地理环境和会说泰顺方言的干部配合行动，坚决追剿到底。

8月25晨，林宗远股在泰顺与寿宁的交界地梨坪流窜活动，遭到寿宁县剿匪部队的沉重打击。匪徒范良秋被打伤，并缴获了一些赃款。这一仗虽已告捷，但大部分匪徒尚且在逃，而且均分散在泰顺的深山密林中，所以继续追剿的任务自然落在泰顺人民身上。

三、击毙匪首

土匪劫得巨款后，便添置了许多武器，扩大了队伍。

泰顺县的许多乡村干部遭到杀害，乡村政权受到严重破坏，弄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更严重的是，土匪用劫来的钱币收买百姓，甚至收买我党干部、战士。1950年9月23日，仕阳区中队战士舒方铸，薛学柱经受不了土匪美女和金钱的诱惑，为匪作内应，致使我区中队的1挺机枪，17支步枪被劫，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对此，泰顺县委高度重视，组织县公安局、县大队、各区中队，哪里有匪情就往那里追，接连破获了几处土匪交通站，抓到一些零星匪徒。

1950年9月下旬，匪徒陈元流认清形势，投案自首，并愿立功赎罪。驻泰剿匪部队温州警备旅即派出1个班的战士，在泰顺两位区乡干部的配合下，化装成土匪，由陈元流带路追剿要匪方志彬。剿匪战士从司前出发，夜行70多里，前后到筱村望楼亭、竹园、东家山、葛垵下村、洪口秀洪垵等几个土匪交通站了解匪情。因剿匪战士都化装成土匪，且由原匪徒陈元流带路，里经几番周折，终于了解到方志彬住在吴山村陈正超家。战士们赶到吴山，包围了陈屋，几个战士冲上楼去击毙了方志彬等3名土匪，缴获步枪2支，子弹400余发。这次智取行动，除击毙方志彬等匪外，还破获了土匪的7个交通站，并迫使方志彬股匪的一些

无首之徒来投案自首，取得了一定的战绩。

与此同时，土匪的另一头目潘庆祥在黄桥乡炉西村被民兵捉获，经追问，潘匪供认出有部分枪支和赃款存放在景宁北溪乡绳吊山岩洞中。区干部周家本率5位民兵捆绑着潘匪去搜赃。岩洞在悬崖峭壁上，洞中没有钱物，但确实有两支步枪。当周家本到洞中取枪时，潘匪乘机滚下山去，企图逃跑。周向山下开了两枪，未击中潘匪，便迅速跳下山去，与潘匪扭成一团。经过一番搏斗，周家本年轻力壮终于把这个顽匪打绝了气。

1950年11月，泰顺县委、县大队集中在泗溪区白粉墙开会，进一步制定剿匪作战方案。19日，从峰文得来情报，有一股全副武装的土匪驻扎在峰文。县委马上研究了围剿方案：一、敌人可能有一个班守卫在峰文的山坳上，先歼灭守卫土匪；二、敌人听到枪声后，可能向平阳方向逃窜，先派一个班的兵力由区委干部沈世笃带路埋伏在湾头，阻断敌人的退路；三、区委书记黄孔请熟悉这带地形，主力部队由他带领。县委组织了县大队第一连两个排、第二连一个排及泗溪区中队等武装力量共100多人参加这次剿匪行动。

黎明前，部队到了峰文山坳，没有发现土匪的岗哨，部

队即向峰文村包围过去，但村里没有土匪。领队干部以为情报不实，便决定在村内烧早饭。另外由黄孔请带领第一连第二排第一班10来人进行搜索。他们行至牛塘湾山上时，战士赖志和发现了一个土匪的岗哨，全班战士马上伏下身来，观察动静。这个山坳仅有两座房屋，黄孔请推测，土匪肯定在房内睡觉，应赶快通知在峰文村内的部队前来围剿。正在这时，土匪哨兵发现山上有人，正要朝这边开枪，我方战士首先一枪击中土匪哨兵的手臂，只见匪兵身体一晃滚下山去。屋内的土匪惊动了，马上蜂涌出来，与我方10余名战士拉开枪战。此刻，峰文的部队听到枪声迅速赶来。第二排一班战士曾书成在山上架起机枪射击。一个头目模样的土匪被击中左臂，30多个匪徒即向平阳县莒溪方向溃逃。这名负伤的土匪顺着坑边一面向后退，一面向我方回击。最后，该匪的子弹打完了，躺倒待擒。排长孔钦君赶到，一怒之下，一枪击毙了他，从他身上搜出3根金条。另有两名匪徒被活捉。事后，经过查问发现，被击毙的那个土匪正是指挥抢劫我50亿人民币的匪首——“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浙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长杜谋平。

四、全面清剿

匪首杜谋平被击毙后，土匪的反共活动并没有停止。所

谓“闽浙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长的职务由原副指挥长吴宗论接替。

吴宗论，本县三魁乡薛宅村人，原系国民党江西某部队的排长、特务长，福州解放后潜回泰顺，其作恶多端不亚于杜谋平。吴成为匪首后，联络朱铁民等几路匪帮，并化整为零，转入更隐蔽更阴险的活动。

1950年11月底，朱铁民股匪遭到温州警备旅和泰顺民兵的追击，在泰顺无立足之地后转向平阳方向逃窜，未能逃离的高师凯、陈尚发、张阿灵等匪徒被民兵围困在泰顺与景宁交界的密林之中。温州警备旅派出1个班的兵力进入深山驻守了5天5夜，第6天土匪露面寻食时，被我部队击毙2名、俘获1名。

1951年初，泰顺县大队改编为独立八营，温州警备旅也调出1个连的兵力编入独立营，增强了武装力量。针对土匪基本上分散隐蔽的情况，我们提出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结合”的剿匪方针，在泰顺山区布下了天罗地网。

5月间，要匪潘士元化装成乞丐到黄桥一带活动，被炉西民兵捕获。土匪大队长潘荣继续化装成乞丐到这一带活动，民兵吴世温的妻子见他身材高大、牙齿很白，又向她

了解剿匪部队的情况，即生怀疑。吴妻灵机一动，故意热情地邀他吃饭，拖延时间，暗中通知民兵将该匪捉获。另一匪大队长林岳见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在森林中上吊自杀。匪秘书章文锦独自藏身在密林中练习武功，企图保住性命。燕溪乡政府利用内线了解到章匪常经过的路线，组织民兵冒着细雨埋伏在石郎山路旁4天5夜。第5天晚上，章匪终于穿着棕衣出现了。苦待在路旁的民兵一涌而上，章匪尚未来得及使出武功反抗，即被民兵一刀砍下了头颅。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剿匪部队和民兵、群众每歼灭一个土匪的小头目或破获一个土匪的交通站，即收缴到一些土匪的赃款赃物。我剿匪部队几乎每星期一次将收缴到的人民币、银元、角子、金戒子、布匹、药品等财物整担整担地送往罗阳营部。

1951年夏，为了彻底肃清流散匪徒，泰顺县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公安局副局长陈廷铎为剿匪指挥部主任，独立八营副政委曾昇为副主任，指挥部驻地设在匪情较严重的三魁乡。指挥部成立后，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经常发动民兵进行大面积的搜山，土匪的活动更加隐蔽，基本上不敢露面。但垂死挣扎的匪徒仍然搞一些报复性的暗杀活动。7月，泗溪乡坑尾村民兵队长包日龙遭杀害；8月，三魁乡乡长刘

世民遭杀害；10月，县公安侦察员杨森弟被枪杀。无辜的群众也经常丧身于土匪的刀枪之下，民愤很大。面对丧心病狂的土匪，剿匪指挥部在加强军事攻势的同时，进一步发动全县数以千计的民兵，日夜搜捕，并发动群众检举，争取匪徒家属提供线索，迫使土匪投案自首。

1951年10月，东溪乡有4个土匪，在我党的强大政治攻势压力下前来投案自首，匪徒蔡祈金带着一支枪来自首说：“匪首吴宗论在洲边村。”剿匪指挥部立即组织了东溪、三魁两乡的民兵到洲边搜了一天的山，没有捉到匪首。回来时，剿匪指挥部施了一计，把枪还给蔡祈金，叫他回到土匪窝中去，搞清匪首吴宗论的藏身之地，再向我们报告。3天后，即1951年11月3日，蔡祈金回来报告说：“吴宗论躲在三魁薛宅祠堂的楼角上。”当夜，县独立营派出一个班的兵力与东溪民兵一起把薛宅祠堂包围起来。次日凌晨，战士们发现了楼角上有一点忽明忽暗的光亮（土匪在烧早饭），楼角上有匪情已无疑。东溪乡民兵自告奋勇，冲进祠堂。东溪乡长蔡元家踩在民兵蔡吕家的肩上，不顾个人安危，首先登上楼角，一枪击毙了一个匪徒，这是匪首吴宗论的外甥。躲在楼角另一端的匪首吴宗论见状急忙拿出手枪朝正从另一端上楼角的民兵蔡祈昌、蔡瑞家开了一枪，第二